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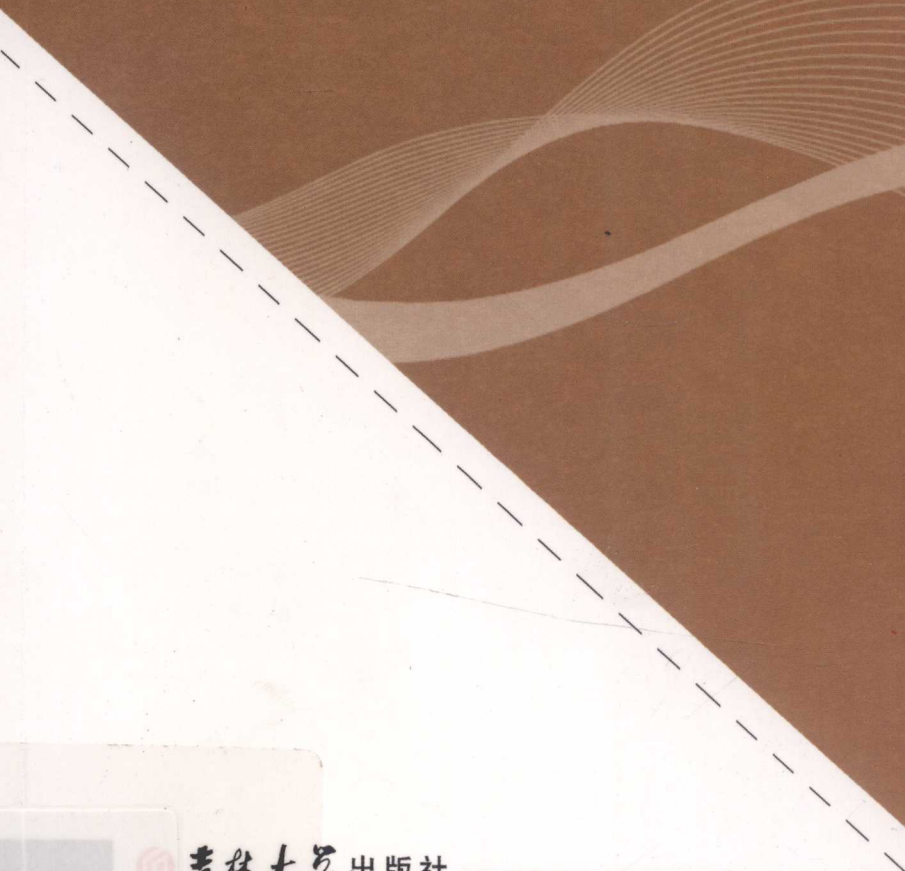


马克思经济学^的

MA KE SI JING JI XUE DE
CHUANG XIN YU DANG DAI XIAN SHI

创新与当代现实

乔榛◎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

乔 榛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 / 乔榛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601 - 8278 - 0

I. ①马… II. ①乔…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7464 号

书 名: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

作 者: 乔榛 著

责任编辑: 徐佳 责任校对: 卢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625 字数: 24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278 - 0

封面设计: 刘 瑜

长春市泽成印刷厂 印刷

2012 年 5 月 第 1 版

2012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自序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

我自 1983 年上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为我的专业是政治教育专业，所以有机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较系统的学习。当然，这种系统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各部分的理解都不够深入。到了我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我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专业，才有机会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进行更系统而深入的学习，特别是我在 1997 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是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和研究的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詹连富教授，这不仅使我获得了学习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让我产生了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同时，这个阶段的学习，为我后来继续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论》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2000 年我毕业来到黑龙江大学工作，从此也开始了我的《资本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每一次教学都使我陷入一种深度的反思中，学生们对《资本论》的学习兴趣不断下降，对《资本论》的不正确理解越来越多，而想就一些问题与别人讨论时，能够找到有共同语言的却越来越少。因此激发我更加努力去研读《资本论》，因为我想搞清楚，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底过没过时。非常幸运的是，我在一次次地仔细而深入的研读中，不断地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所包含的一些具有经典意义或普适性的基本经济学理论，而这成了我进一步研究《资本论》的动力。

尽管如此，在目前的环境下，从事《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还是要面临不少困难的。2005 年 7 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研究员，就当时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如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学生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不断下降；年轻教师投身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越来越少。在这种环境下要坚持马克思《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确实需要一定的信仰和研究精神。而我基于长期的《资本论》学习、研究和教学的积累，已经能够在《资本论》中自由汲取马克思丰富而

深刻的经济学思想或观点，这已成为我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经济学具有丰富而经典的特质。说它丰富是因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你可以发现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内容，而且还包含了经济学研究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方法。说它经典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触及并分析了一些属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引导着经济学发展方向和经济学体系构建。

马克思经济学把它的研究对象锁定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中。而他对此所进行的围绕生产方式的详尽的研究，以及所得出的结论，为经济学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甚至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范式。当然，对这一分析范式的理解是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的关键。过去，我们有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解偏差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把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是错误的，生产方式确实具有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为此结成的某种人与人的关系的内涵，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偏差是指这一说法没有揭示出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机理。按照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全面的解释，生产方式应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表述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属于一个独立的范畴，而且生产方式有着不同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立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篇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历史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协作，其体现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许多工人受资本雇佣，为生产某种商品集中从事生产活动。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三个相关的内容，一是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二是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而这三个内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尽管资本在生产中具有主导地位，但是资本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对工人的经济上的强制，因此，国家成为资本家早期成长的监护人。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因为该阶段的生产是建立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上而成为生产的主导。至于生产的商品化尽管因为劳动力开始成为商品而变得普遍，但取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商品生产的普遍性还不太广泛。到了机器大工业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因为采用机器而取得了对劳动的绝对的强制，而且机器的采用使生产机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时期的生产机构不再是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而变为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生产机构，这意味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过去在生产过程中相对于劳动资料的主导

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商品生产在这个阶段也因为劳动力商品的普遍化而变得更加发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历史考察，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最经典的分析之一，其经典在于，它不仅可以作为分析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而且也可以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逻辑起点。我们过去常常讲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但真正找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方向的并不多。我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变迁理论完全可以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全过程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对人的分析和假定。我们在读《资本论》中并没有看到以人的假定为出发点的逻辑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对人的假定，也并不意味着人的假定在马克思的逻辑构架中没有地位。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能把人理解为一个自然的人，而应该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去理解人的行为。我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这一理解概括为“社会经济人”，以区别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此外，马克思对人的理解还不仅仅是做出这样一个规定，而且在他的逻辑分析中，对人的这一假定也是贯穿于他的逻辑体系中的。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的，而马克思在揭示商品的拜物教秘密时所提出的商品形式或商品关系，其本质性的解释就是这种关于人的假定。人们之所以对商品产生拜物教的倾向，不仅仅在于对商品价值的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恐惧这种商品价值不能实现导致的自己在一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的改变，如商品生产者如果不能实现其商品的价值，就会导致他的商品生产者地位的丧失。我们还知道，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又是建立在剩余劳动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剩余劳动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凡是有对生产资料垄断的地方，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就一定会要求剩余劳动以作为自己付出生产资料的回报。因此，剩余劳动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存在，而且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剩余劳动的追求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的就在于资本家基于对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的目标追求。

马克思经济学中还有对经济学方法的精辟论述和科学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对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基本规律的把握，对此，马克思指出，这样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变迁的过程，并且找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就是建立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方法在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学研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当然，可以对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加以发展，这主要是在进行抽象时可以借助的具体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

究方法也是开放的，包括现代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都可以进行借鉴，以为实现抽象提供更多的选择。

马克思经济学的就业理论是我关注比较多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我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就是就业理论。过去，我们一谈到马克思的就业理论就想到相对过剩人口，而且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积累所引起的一种现象。毋庸置疑，这确实是马克思分析相对过剩人口所阐述的内容。然而，从《资本论》的整体分析来看，关于相对过剩人口或失业理论有着更为丰富的论述，并且具有与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相同的分析逻辑。就业首先是一个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不同的就业理论在于寻找的供给和需求背后的原因不同。西方经济学坚持价格调节劳动力的供求，而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决定了劳动的供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就业理论，那么该理论具有的就不是—种特殊的就业理论了，而也具有一般的性质。

以上所讲的涉及马克思经济学的各个方面，都是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加以思考的，因此，这成为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也因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著作就是我长期研究成果的汇总。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想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借此整理—下我长期研究的思路。

我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是面对时代的挑战所体现出来—种理论的责任，而且研究《资本论》也确实给我带来许多的乐趣。每当我重读马克思《资本论》时就发现有一些自己过去没有发现的观点，或者感觉到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时，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这成为我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不竭的动力。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同仁能够体会到我的这种感受，也非常希望马克思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及其应用	1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演进	1
第二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中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变迁	11
第三节 马克思分工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范式	18
第二章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人”假定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	
假定的比较	2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社会经济人”假定基础	28
第二节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人”假定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	
假定之比较	40
第三章 马克思的就业理论及与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比较	48
第一节 失业原因:马克思的全面论述及启示	48
第二节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失业理论	53
第三节 马克思就业理论与西方就业理论的比较	60
第四节 中国失业原因探析	68
第五节 中国失业保障制度的均衡分析	75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经济学方法的比较	8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与西方经济学方法的比较	81
第二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及启示	100

第五章 “中国模式”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107
第一节 “中国模式”的逻辑基础	107
第二节 “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117
第三节 “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	127
第四节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	133
 第六章 经济增长的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	142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关系的历时和共时双维度分析	142
第二节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160
第三节 供给、需求和环境不同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演进	167
 第七章 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应用	178
第一节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探讨	178
第二节 工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 基于 2001—2008 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186
第三节 基于环境效用的世界性碳减排博弈困境分析	201

第一章 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及其应用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的 资本主义制度演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 对于这样一个存在了140年的概括，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概括，进而延伸到如何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② 撇开这一点不谈，还有一个观点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的，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中孕育着资本主义制度怎样的演变。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限于自己的经历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全部历程予以考察。因此，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现状去延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程，进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来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内在机理，无疑是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新的路径。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来理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演进到今天的程度，进而把马克思经济学拓展为一种可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根据这样的一种思路，文章将集中讨论三个问题：（1）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及演进；（3）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拓展。最后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一、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

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机理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

* 本论文原载于《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② 吴易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

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③。对于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的论述，人们一般把它翻译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更，而生产关系的变更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革。而当我们按照这一原理去理解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时，特别是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进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机器和大工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的生产力水平，而列宁认为电气化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基础。但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现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依然为它提供发展的动力。这种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基础具体化遇到的尴尬，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有着更为复杂的机理。如果用这一原理说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具体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过渡时，就很难确定一种具体的生产力水平。因为我们在人类社会的现实演进中可以发现，一些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较生产力水平先进的国家更早地完成了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还有一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却保留了非常落后的社会形态。如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成，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并存格局，都证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非常复杂。对这种关系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更具解释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上。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是什么？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发现了另外一种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具体机理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④。从这一原理中不难看出，决定经济制度变更的直接决定因素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因此，理解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的类型。进一步地讲，生产方式又是如何决定经济制度演进的，这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在分析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制度的机制中，如何理解生产方式是一个关键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9页。

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方式被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①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人还是提出不同看法，因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确实有着另外的意义。翻开《资本论》，你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马克思运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1卷开宗明义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②这里所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含的意义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讲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③而更能体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意义的是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时所阐述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④由此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做一归结，即生产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是自我雇佣还是受雇于别人；（2）作为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3）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是为自己消费还是用来出卖。虽然在这三方面内容中，具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些特征，但决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身。按照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放到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安排，再加上生产方式包含的这些内容，生产方式应该是发展或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只有做如此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借助一种生产方式发展，随着生产方式扩展才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这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正机理，也是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这种机理不仅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过程，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特殊过程。下面将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中生产方式发挥的真正作用。

① 生产方式即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生产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载于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1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及演进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除了要弄清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外，还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发达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①把马克思的这两方面论述加以综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相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如果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就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引到一个悖论上去，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③，而机器和大工业时代是资本主义刚刚确立。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刚刚确立时就面临着灭亡。其实，马克思的上述两方面论述，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虽然是马克思生活时代达到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它能否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还要看机器和大工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否继续发展。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是一个可以超越马克思生活时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界限。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起点是简单协作。这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并不是因为这种劳动形式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④因此，简单协作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因为这种协作劳动形式在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中被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833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并不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中，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协作本身来看，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已存在协作。而资本主义协作的不同性质决定于它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但这一变化并不表示达到了决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取得了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初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把协作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协作中，资本雇用大量的雇佣工人不仅是工人的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资本的生产力除了受制于工人的规模外，还因为资本家的管理而得到提高。但是，不管如何，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时，它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表现为：（1）资本雇用较大规模的工人劳动；（2）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3）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出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协作，只不过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尽管在形式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完全突破协作，但它表现出一些革命性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在于，分工改变了协作的形式，无论是把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者非独立化，还是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片面化，不仅把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立再生产出来，而且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得到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不过，分工虽然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资本雇用劳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和把产品作为商品出售，这些特征与协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区别，那只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变得更加精细。而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这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体现在生产机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而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①。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劳动者主体地位被机器取代。机器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势必会大大提高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8页。

动生产率。资本家正是挟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最终占领了农业，并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和大工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因为机器和大工业只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因此以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能算是一个早期的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虽然在生产力方面较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与机器和大工业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工场手工业较协作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不过在生产方式上并没有质的改变一样。然而，当发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一次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的不是资本的地位和商品生产的性质，而是生产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机器和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不断地凸显出劳动者（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劳动资料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随着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出现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生产机构主体的情形，甚至在一些部门出现了以技术工人身份为主体的生产机构。

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只是其中的几个阶段，后续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既然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就不能局限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发掘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秘密。

三、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拓展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更多的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下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产生，而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被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作为一种趋势的概括，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表明，以简单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是比较困难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中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演进。而这具有的现实性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要强得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协作的形式最初产生于16世纪中叶之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①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主要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自由的自耕农。这就是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它只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或者说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是说先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奠定基础。

资本主义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它具有的相对于封建行会更高的生产率，不是源于协作的技术因素，而是因为这种协作是在资本雇用工人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协作这一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的一起协同劳动的形式，是一种十分久远的劳动形式。但是，当这种劳动形式取得了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后，就使得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一种重要机制。而资本这个以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因素就是这种机制的核心。马克思把协作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包含了资本雇用工人、标志当时最有效率的协作劳动和商品生产这三方面内容。而这三项内容完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且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②。然而，这种协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发挥过作用，但是，它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能够持续地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由于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把协作具有的潜在生产率发挥到极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协作中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一个是协作中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要求大量的成熟的手工业者，这会成为协作发展的界限，也成为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的障碍；另一个是协作时代的商品生产并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如农村中大量的自耕农，大大地限制了商品生产发展，而这也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协作受资本的内在要求一定会寻求新的形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代替资本主义协作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通过分工把手工业者变成局部工人，也就是终生从事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从而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这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不过，工场手工业难以克服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第一个障碍，即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必须是更为熟练的劳动者，而这样的工人是资本无法随心所欲地雇佣到的。因此，这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限制。不过，工场手工业在开始占领农业后，自耕农不断被消灭，这不仅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也使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①因此，工场手工业相对于资本主义协作的进步是使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和推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是，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分工的发展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将导致生产方式中生产机构发生质的改变，即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发展为以劳动资料（机器）为主导的生产机构；其次由消灭自耕农产生的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军；最后是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

机器和大工业的形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机器和大工业相对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的提高，而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建立，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机器和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转变为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②。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借助这种发达的生产力，资本占领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其次机器在生产机构中取得主导地位，使成年劳动力，甚至熟练劳动力的作用明显下降，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这为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最后机器和大工业形成的18世纪最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3页。